

祁阳方言的体貌系统研究

彭兰玉 刘俐君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祁阳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 该地方言属于湘方言中的娄邵片。本文通过方言调查研究对祁阳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描写并简单地加以分析。我们主要依据李小凡先生的观点, 将体貌类型分为动态和事态两大类, 分别对祁阳方言的六种“体”类型以及五种“貌”类型进行探究。

关键词: 祁阳方言; 体貌系统; 动态; 事态

中图分类号: H17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体”是语法范畴的一种, 在汉语学界有大量的研究者, 他们对“体”的称呼也各有不同。不同学者对于“体”和“貌”的研究或加以区分或合为一体讨论。戴耀晶先生(1997)认为“体”是观察时间进程中事件构成的方式。他并未对“体”和“貌”加以区分。李如龙先生(2001)将这二者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体”是表示动作实践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状态。“貌”则是与动作、事件的时间进程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情貌。李小凡先生(1998)将体貌类型分为动态和事态两大类, 二者分别着眼于动词本身表示的状态方式及整句话所表示的事件的发生、出现和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 汉语体貌范畴的表达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方言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表达手段表示不同的体貌功能和性质。本文基于李小凡先生的观点选取分析祁阳方言的体貌系统。

祁阳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 湘江中上游, 永州市东北部。祁阳方言属于湘方言中的娄邵片, 李维琦先生所著的《祁阳方言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祁阳话的音系、语法特点以及词汇调查情况等内容, 之后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祁阳方言的论作, 但就体貌系统方面而言还未见完整详细的论著来进行讨论。

本文将按照李小凡先生的观点将体貌类型从动态和事态两大类分别阐述祁阳方言的“体”和“貌”。

二、祁阳方言的“体”

“体”是观察动作发展变化的过程所区分出来的体貌类型, 在祁阳方言中主要可以分为完成体、持续体、进行体、经历体、起始体、继续体六种。下面我们将一一阐述这些“体”在祁阳方言中的表现。

(一) 完成体

完成体一般表示事件行为在基点时间之前已经发生和完成, 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基点

时间，即具有“现时相关性”。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我们常常使用“了1”表示完成体的标志，但事实上刘丹青在《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中提到普通话中的“过”有一种用法比“了1”更接近完成体，如“你吃过饭了吗？——吃过了”，“我洗过澡了，不打球了”。这类“过”表示已经发生并结束的行为，而且有现时相关性，如“我洗过澡”表明身上干净的状态，用作不打球的理由。¹这种在动词后加上“过”所表达的意义常常与现实状态联系起来，动作的发生往往对现实造成了一定影响。而在祁阳方言中，完成体表示两种不同的情状，可以分为实现体和完整体两种，如：

- (1) 你刚吃啫药，(不能喝茶)。²你刚吃了药
- (2) 你刚吃呱药，不能喝茶。你刚吃过药
- (3) 你刚吃呱啫药，不能喝茶。你刚吃过了药

上述例子用“啫了1[lau³³]”可以表示实现体，也可以表示完整体。在例(1)中，药可以是没吃完，只是实现了吃药的行为，对现在也可以没什么影响，在这种表示情况下后面可以不加“不能喝茶”等与现实相关的句子。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表示药吃完了并对现时有所影响，可加“不能喝茶”。而在例(2)中，“呱过[kua³³]”有发生并结束的意义，是“吃并且吃完了药”的意思，有现实相关性，所以后接与现实相关的“不能喝茶”。实际上，正如例(3)所表现的，“呱过”的完成义常靠与“啫了2”的配合来完成。“呱过”在祁阳方言中还可以表示经历体，这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在祁阳方言中，“呱”“啫”的分布数量相对较为平衡，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附加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但在祈使句中一般常常以结合把字句的形式以经历体“呱”的形式表示。如：

- (4) 把黑板上的字擦呱！擦掉黑板上的字！

但是在表示否定的祈使句中则常常不仅要在动词后加上“呱”，还会在句末使用“啫”表示对整个句子已然的状态。如：

- (5) 莫把黑板上的字擦呱啫！不要擦掉黑板上的字！
- (6) 莫擦呱黑板上的字啫！不要擦掉黑板上的字！

在这两句话中，“呱”与上句一样还是动词完成的标志。通过两句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句末的“啫”是整个句子行为“擦掉黑板上的字”的已然貌的标志。在该否定祈使句中，说话人不仅对该行为动作进行了否定，还对整个句子处于已然状态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二) 持续体

持续体表示对某种静态谓词所表示的持续状态的观察，而不关注其起点和终点。持续体表现的是动作或状态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所持续存在的面貌。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我们常常用附着在谓词后的“着”来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而在祁阳方言中，“起[si²⁴]”“到

¹ 刘丹青：《语法调查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58—459页

² 文中所有语料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祁阳方言系刘俐君母语，本文其他发音合作人还有李氏、黄氏两位祁阳当地居民。

[tau²⁴]”成为了持续体的标记。同时，正如“着”在普通话中可以是进行体的标记，“起”“到”在祁阳方言中也可以表示进行体。

(7) 他手里拿起/到一个茶杯。他手里拿着一个茶杯。

(8) 我带起/到雨衣咯[ko⁰]，不怕落雨。我带着雨衣，不怕下雨。

(9) 墙上有一幅画。墙上挂着一幅画。

(10) 石头上有字。石头上刻着字呢。

在祁阳方言中，“起/到”一般用于静态动词后面表示较为典型的持续体，这类动词一般有一个动态起点，如“拿”一般有一个用手将某物从某处移动至手中的动作，“带”也有从某处使某物随身移动的动态过程，而加上“起/到”后则主要截取其姿势延续的阶段。如例(7)表现的是拿这一姿势保持的状态，例(8)表现的是“带”的状态。“起”在祁阳方言中用来标示持续体经历了从动作意义变为完全虚化意义的过程。持续体的另一种表现的则可能不如例(7)例(8)一样的典型，它们关注动作结束后所留下的状态。如例(9)例(10)实际上已经不再表现“挂”“刻”的动作了，而是表示“挂”“刻”所得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用存现句来表示而不用表持续义的“起/到”。如果我们说“挂起/到一幅画”，“刻起/到字”有凸显“挂”“刻”动作正在进行之义。

(三) 进行体

进行体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一般被看作动态动词的持续体。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常常通过在动词前加上副词“在”或者在动词后附加“着”的形式来表示。持续体和进行体的标记在普通话表现中有所交叉，而在祁阳方言中也是如此。上文我们已经阐述过“到”“起”可以用来标记持续体，同样的，它们也可以用来标记进行体。但在祁阳方言进行体的表示中并不是所有的进行体都可以用“到”“起”来标记，有些句子只能在动词前加上副词“在”表示进行体。

(11) 我跑到/起咯，所以不觉得冷。我跑着的，所以不觉得冷

(12) 外面落起/到咯雨，要带伞。外面下着雨呢，要带伞

(13) 我冒在吃饭，我在扫地。我没在吃饭，我在扫地

(14) 雪紧到在落。雪不停地在下

(15) 雪落到/起咯。雪落着的

用于表持续体的“起/到”同样可以表示进行体。用于进行体的动词一般具有可持续性或可反复性，表进行体的状态都可以用在动词前加上“在”的方式来表示。除此之外，如例(14)我们还可通过在动词前加“紧到”表示状态的持续，这是通过在动词前加副词的形式表示进行，说话者用这种方式时往往带有不耐烦的主观情感在其中。在例(11)例(12)中用“到”“起”能更好将动作进行的状态表现出来。

(四) 经历体

经历体表示某行为状态已经在过去某个时间发生，并且说话时该行为状态已经结束，从

结束到参照时间点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我们常常使用在动词后附加“过”的方式表示经历体，在祁阳方言中也是采用这种方式，不过在祁阳方言中由于音变的影响动态助词“过”已经成为了“呱[kua³³]”。

(16) 其到呱很多处，就是冒揭过北京。他到过很多地方，就是没去过北京

(17) 其以前做呱生意咯。他从前做过生意的

“呱过”在祁阳方言中表示经历体，常常与“咯”结合。“过”在表示经历体中可能存在音变，变为了“呱”。表示否定回答时则常使用与普通话读音近似的“过”，如“冒揭过北京”。但是在用于肯定回答时，常使用音“呱”的“过”来表示，如“揭呱（过）咯”。

（五）起始体

起始体是指动作或状态开始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它凸显行为事件的起点而未指明其终点。在普通话中我们常常用在谓词后加“起来”的方式表示，在祁阳方言中也是在动词后加上“起来[si²⁴lai²⁴]”或“起……来”的方式表示，如：

(18) 天冷起来咯，要多穿块衣。天气冷起来了，要多穿一件衣服

(19) 你衡馨做起生意来咯。你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在上述例子中，“起来”都表示行为动作或变化状态的开始并将继续进行下去，如例(18)可以理解成“开始冷了”并且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同样的，例(19)中所表示的意义虽然可能并不是听话人从这一刻开始做生意，但是是说话人所意识到的从这一刻的开始，这里的“起……来”也是可能要将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

（六）持续体

继续体是动作或变化状态将继续，这对某种动作继续进行下去的观察。在这种状态下的动词往往具备[+持续]的语义特征，如不具备该语义特征则谈不上继续体。普通话中往往是在谓词后加“下去”或在谓词前“接着”来表示，在祁阳方言中我们也常常用“下去[xa⁵³xe³³]”进行标识，如：

(20) 让其讲下去，不要插嘴。让他说下去，不要插嘴

(21) 你要是再箇样做下去，我明天就走。你要这样干下去，我明天就走

继续体用“下去”表示与起始体相对的情况，这表示该动作的继续。持续体则主要关注的是其状态的继续。

三、祁阳方言的“貌”

“貌”着眼于整个句子所表示的事件发生与否、存在与否。“体”和“貌”属于不同的句法层次，“体”属于词层面，“貌”属于句层面可能更多的表现说话人主体的感受。在祁阳方言中主要包括已然貌、短时貌、尝试貌、反复貌、先行貌五类。“体”和“貌”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共存，一个句子中可能存在表示不同体貌的多种标志。

（一）已然貌

已然貌表示新情况的出现，表示的是整个句子出现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的状态。在祁阳方言中已然貌的标志是用“啵”置于句子句末来表示，这与完成体的标志是一致的，所以说“啵”既是完成体的标志，也是已然貌的标志。

(22) 球滚到洞里啵。球滚到洞里去了。

(23) 我吃啵¹饭啵²，你吃啵³吗？我吃了饭了，你吃了吗？

上述例(22)中的“啵”与例(23)中的“啵²”类似于普通话中的“了²”，它们都是对整个句子状态的描述，都是已然貌的标志。而例(23)中的“啵¹”和“啵³”则是动词“吃”完成体的标志。

(二) 短时貌

短时貌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相对短暂，在普通话中常用动词的重叠形式或在动词后加上短时量词“一下”表示。单音节动词重叠还可以在中间加上“一”表示，如“看一看”“讲一讲”。但是在祁阳方言中我们常常使用在动词后加短时量词“一下[i³³xa⁵³]”或“下啵[xa⁵³tʂi³³]”的方式来表示，如：

(24) 大家歇一下再做。

(25) 大家歇下啵再做。

(26) 你坐一下，我进去换一下衣。

(27) 你坐下啵，我进去换一下衣。

上述例子都是在动词后加“一下”或“下啵”表示短时的语法意义，它们都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比较短暂。在使用“一下”或“下啵”时，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

(三) 尝试貌

尝试貌表示动作主体试做了某一下动作，在普通话中尝试貌的表达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动词重叠，还有一种是动词重叠后可添加尝试貌的专用标记“看”，构成“VV看”结构，而在祁阳方言中一般用在动词后添加短时量词“(一)下”或“下看”来表示，如：

(28) 有什么好办法，让我再想(一)下。

(29) 有什么好办法，我再想下看。

(30)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

(31) 你猜下看，这是什么。

由于表示尝试的动词动态时间一般比较短暂，所以尝试体一般与短时体十分相似。在祁阳方言中通过动词后添加短时量词“(一)下”表示尝试其中的“一”可以省略。用“V下看”的结构表示尝试义更为明显，说话人带有明显的劝导意图或自我尝试意图。

(四) 反复貌

反复貌表示某个动作不间断地反复进行，在普通话中反复貌常常用“V着V着”的形式表示，而在祁阳方言中则用“V到V到”的形式表示。

(32) 我们边走边讲，讲到讲到就到啵。我们边走边说，说着说着就到了

(33) 他看到看到就闭起眼珠睡着咯。他看着看着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表示动作不断反复进行一般是在动词后附加词缀“到”，然后重叠一次，构成“V到V到”格式，构成反复体的动词多为及物的，构成反复体后就不能带宾语了。

(五) 先行貌

先行貌表示做某事前应该先完成另一件事，这不只是表示动作发生变化的过程，还带有说话人主观评价事件的紧急程度。在普通话里我们常常用在动词前添加时间副词“先”的方式表示先行貌，而在祁阳方言中，我们常在句末用“遭[tsau³³]/则[tsɔ³³]”来标志先行貌。

(34) 揭之前得我吃瓜饭遭/则。去之前让我先吃过饭

(35) 我写完作业遭/则。让我先写完作业

祁阳方言往往将“遭”放置于句末表示先于某事前完成另一件事，例(34)表示做“去”这件事之前要先完成“吃饭”。例(35)则表示做某事之前要写完作业。相应的，先行貌有其独特的否定形式，如：

(36) 还冒写完作业，你莫吃饭遭/则。还没写完作业，你别吃饭

(37) 莫出揭遭/则，先坐一下。不要出去，先坐一下

例(36)表示否定先做“吃饭”的动作而要求先“写作业”。例(37)中则否定先行“出去”要求先行“坐一下”，这种说话者主观希望听话者不要先行某事一般多用祈使句来表示。

四、结语

通过对祁阳方言的体貌描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祁阳方言的“体”系统是从观察动作变化过程的角度分析祁阳方言的“体”，这主要可以分为完成体、持续体、进行体、经历体、起始体、继续体六种。它们主要依靠附加在谓词前后的动态助词和副词的手段表示，这些语法标记主要有“啵”“呱”“呱啵”“起”“到”“在”“下去”“起来”。这些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某个动词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状态。

祁阳方言的“貌”系统是从观察整个事件的角度来分析祁阳方言的“貌”，这往往还伴随着动作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态度和情绪，主要可以分为已然貌、短时貌、尝试貌、反复貌、先行貌五种。它们主要的语法标记是附加在句末的事态语气词，这些语法标记主要有“啵”“一下”“下啵”“下看”“遭/则”。这些标记基本上是着眼于整个句子表示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否、出现与否、存在与否。

参考文献

- [1]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2] 李如龙. 汉语方音的比较研究[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01.
- [3] 李维琦. 祁阳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李小凡.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 [6] 彭兰玉.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7] 彭兰玉. 衡阳方言的体貌系统[C]. 北京: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 2002.
- [8] 李小凡. 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J]. 方言, 1998, (3): 189-210.
- [9] 雷鸣. 耒阳方言的体貌系统[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Analysis of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Qiyang Dialect

Peng Lanyu Liu Lijun

(Hunan Univers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Qiyang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Hunan Province. The local dialect belongs to Lou Shao in Hunan dial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simply analyses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Qiyang dialect through diale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Mr. Li Xiaofan, we classify the aspectual types into two categories: dynamic and state. We analyze six types of dynamic and five types of state in Qiyang dialect respectively.

Keywords: Qiyang dialect, aspectual system, dynamic, state